

共产主义教育丛书

人人斩断私有根

——人民公社共产主义教育經驗介紹



广东人民出版社

D42.62
12



人人斬斷私有根

——东风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教育运动

中共阳江县委第一書記 孙正述

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地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毫不犹疑地领导群众实现办公社的迫切要求，坚决依靠貧农和下中农向种种由私有制带来的旧思想习惯作斗争，使共产主义思想红旗到处飘扬，这是办好人民公社的关键所在。东风公社的党组织在这段时间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东风人民公社是以原来平岡、白沙乡十三个农业社为主，加上两个墟鎮、一个机耕农场合并建成的。这个公社的建立，有着深厚的政治思想基础，经过整风，反右派，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整党、整社和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干部和广大群众提高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而且在大跃进的实际斗争中，看到了小社的局限性。早在今年春季生产运动中，原平岡乡原来的四十二个小社、两个渔业社就已合并为十个大社，其中千户以上的就有八个。转入晚造生产后，又进一步普遍实行了“四集体”，实行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因此，当毛主席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和河南省公社化的消息一传到这里，就和全国各地一样，立即掀起了办公社的高潮。

可是，由农业合作社转为人民公社是生产关系的重大变

革，也是人們生活習慣的变革，它意味着生产資料私有制最后残余的消灭，意味着人們的思想意識的进一步改造。因此，在这一个大变革时期，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会是消失或是减弱，而是仍然相当深刻的。有少数农民，主要是富裕中农对办公社抱有“无穷忧虑”与抵触情緒，部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則千方百計造謠破坏和煽动农民反对公社。因而必須首先做好思想工作，使广大群众明白这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是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新的制度有什么优越性。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書中写过这样一段按語：“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誕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靜的情况下出現的，它要求我們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們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东风人民公社根据这个精神，发动所有党团员作为基本的宣传队伍，以二十七个俱乐部为宣传活动的中心，参加活动的有一万一千二百八十九人，加上农业中学、小学等社会力量約共二万人，这一支宣传队伍占总人口的30%，同时，建立了一百二十六个田头工地演唱組，五百零四个田头和屋頂广播站，十五个业余剧团，十七个文娱小組，运用了多种多样形式向群众大张旗鼓宣传。同时，从干部到群众，开展了講好处，摆顧慮，提要求，組織“人民公社好不好？”“要不要办人民公社？”“以什么行动来迎接办公社？”等問題的大放大鳴、大辯論，使广大群众認識公社既大又公，比农业社有更大的优越性。这个广泛的宣传和群众自我教育运动，迅速收到显著的效果。全社几天之內就写了十五万七千多张大字

报，根据調查，有94.5%的群众都积极拥护人民公社，只有3.5%还有犹疑，有2%有所不滿和抵触。对于敌人的破坏活动也在群众的揭发下，給以应有的惩办。

东风公社在搭起架子之后，又在轉入具体政策問題的处理中，深入一步开展群众性的大辯論。由于这个社今年生产大跃进，大大縮短了貧农中农之間生活水平的差别；由于这个社經營范围广，米、鹽、漁、油、糖等主要生活資料不仅可以完成国家任务而且完全可以滿足社員需要，还可以供应外地，因此决定在生产資料方面实行全民所有制。对于这一重大的改变，广大貧农和下中农是积极拥护的。但也有少数农民，主要是富裕中农对私有制的残余还抱住不放。例如白浪生产区有个富裕农民写了这样一张大字报：

“公社建立在眼前，千斤包袱压我肩，工具投資样样斬，拍拍心头望望天”。村头村富裕中农林德友抱怨“潮流太快”，說如一定要入公社也是“无可奈何”，他說“轉高級社給拆了梁柱，轉公社連地基也給挖了”。有的人甚至把牲口杀了，把家私杂物卖了，把余錢余粮大吃大喝。可见，要真正使广大农民同过去遺传下来的各种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发动广大貧农、下中农摆脱这种私有制残余影响，使部分富裕农民坚决抛弃私有制的残余，还是一场艰苦的思想斗争。

东风人民公社在組織这场复杂的思想斗争中，坚持了群众自我教育的群众路綫工作方法。在方式方法上，采用了多种多样形式。其中，最为群众喜爱、效果最好的却是“山歌擂台”。这种“擂台”首先根据群众最关心的問題，由領导出歌題，在群众中充分进行酝酿，人人唱山歌，唱贊歌，唱顾虑，唱要求，唱建議（这等于大放大鳴）。然后抓住有代

表性的对立面，摆山歌擂台（这等于大辩论），正反面互相对唱，一直用道理辩到对方无话可说，心服口服。每次摆擂台之后，把群众所唱的正、反面的山歌都抄出来开思想展览会，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田头擂台，工地擂台，家庭擂台，把问题辩深辩透。石柱、大魁两个村经过大、小山歌擂台的辩论，在群众中开展了有声有色的“人人斩断私有根”的思想教育运动。在自留地等几个问题上批判了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树立了共产主义思想。如在一次山歌擂台会中，富裕中农林燕清唱道：“自己讲来是中农，办了公社更愁穷；留地收回无寸土，剩余投资一旦空。”贫农们忍不住，立即还了一首：“剩余投资一旦空？道理仁兄还未通，统一资金来建设，富裕人人走大同。”这样批判当然还不能解决富裕中农的思想问题。于是，又针对这个问题互相摆道理，分清那些想法是自私自利，那些想法才是爱护集体。贫农林保炎提得很好：“对社集体要热情，留恋私有不光荣，按社能力还存款，耕牛为社理当应。”这样经过反复的辩论，最后使少数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受到孤立，林燕清最后也觉悟提高了，向群众表示了态度：“如今政策我已明，留恋私有不光荣，彻底破除私有制，共同富裕笑盈盈。”

大擂台山歌展览之后，“人人斩断私有根”很快就成了山歌的中心题目，宣传队在群众中组织对立面，于是，工地擂台、田头擂台、家庭擂台……到处都打开了，青年、老人、少年、妇女都参加擂台，夫妻之间、兄弟之间、婆媳之间都可能成为擂台的对面，思想交锋走向广泛而深入。大魁村有个青年妇女柯有仙，她觉得一个人怎能没有一点零用钱，同情自留地不应归公的看法，在劳动时唱了一首山歌：

“公社办起真健全，可惜我块自留田，费了咁多劳动力，收

归公有实可憐。”她的叔婆听到了，馬上給她还了一首：

“有仙眼光看不远，你还顧慮自留田，公社办起供給制，私有观念莫記牽。”柯有仙給叔婆挑出了思想根，行不是，坐也不是，后来終究想通了：“我不应顧慮重重，盲目咬住那条虫，多謝你来給指点，从今事事先为公。”这样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真是丰富多采，既生动又活泼，既有集中領導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社內政治空气浓厚，共产主义思想风格大占上风。

在大张旗鼓宣传公社优越性，批判私有观念的同时，紧紧組織了大规模生产行动和制訂远景规划，讓公社立即显示威力。同时把思想教育和生产行动擰在一起，互相配合互相推动。大魁村六十多岁的老婆婆开信姆，向我們講述了她的轉变經過。原来干部对她講公社好她怎么也不相信，最近她参加老人合唱团到平岡墟演唱，看到高爐、工厂林立，到处鬧大建設，一个月前后完全变了样，她越看越心开，說如果不是天黑了真不愿回家。这就說明，生产的新形势，是怎样促进了人們思想觉悟的提高。

（原載1958年10月11日“南方日报”）

廉州公社怎样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中共合浦县委第一書記 李潤华

中共合浦县委合作部長 何文里

合浦县廉州人民公社由二十七个农业社和三个中、小城镇于8月底合并建成。全社拥有二万多戶、八万五千多人，

是合浦县最大的一个公社。

对于建立人民公社，各阶层群众的思想动态是怎样呢？经过深入调查了解，情况是这样：积极拥护的人约占80%左右，随大流的人约占15%左右，表示抵触和反对的约占5%（他们主要是上中农）。第二种人和第三种人的一部分经过深入宣传教育之后，也变为积极拥护，只有个别的人才坚持错误，对人民公社仍然采取消极抵触和反对的态度。

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对人民公社表现了比过去合作化运动以至任何一次运动都更为高涨的热情，这是群众思想动态的基本方面。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因而不放手发动群众，在发展人民公社运动面前表现迟疑退缩，那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搭起架子以后

但是，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后，是否可以不必再进行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了呢？对这个问题，干部的思想一开始是不够明确的，因而曾经企图在搭起架子后即迅速转入对各项具体的经济问题的处理。然而，恰恰在工作逐步深入开展的时候，人们种种错误思想也就暴露出来了。首先是在一部分党员、干部和群众中对建立人民公社，在道理上和原则上虽然是拥护的，但到组织起来时就表现出有些迟疑动摇，他们认为公社好是好，就是太快了，说：“建高级社还不到两年，现在又转公社，真是太快呀！”他们满足于目前合作社的现状，或是担心社并大了不能搞好生产；认为社小才好领导，对建立人民公社缺乏信心。所有这些思想都是对发展人民公社运动的右倾保守思想。一部分生产条件和生产

基礎較好的單位，則表現出本位主義思想。廉州公社原來二十七個農業社中，原廉南一社、五一社、廉東七一社和洋江社這四個單位是經濟比較富裕的，有相當一部分幹部和群眾怕轉公社後吃虧。原五一社一個總農藝師說：“我社今年禾苗生長很好，而六一社（鄰近一個社）禾苗生長又黃又矮，要併成一個公社，那就是等於殺一只肥鴨要兩個人吃。”又如廉南公社有些人說：“肥豬一個，瘦鴨成群，都併起來，怎么公平呀？”按照這些人的想法，就是認為轉公社是好的，但要按原合作社來轉，無須擴大規模，或是用兵對兵、將對將辦法，富與富併，窮與窮併，不然就會吃虧。在一些生產條件較差，目前生產和生活水平還很低以及幹部弱、生產搞得不好的落后單位，幹部和群眾對併大社、轉公社勁頭很高，但存在着依賴的情緒；少數幹部和群眾併存在着“揩油”思想，說：“這次拉平起來（指與富裕社合併），我們窮村的帽子要摘掉了。”

一部分上中農（包括黨員和上中農出身的個別幹部），資本主義思想行為表現得很突出，他們對辦人民公社是抵觸、反對的，少數人還出現了生產工作消極，暗中大吃大喝，疏散家存糧食，挖取自留地青苗和宰殺家畜家禽的行為。

在部分群眾思想混亂的情況下，敵人則乘機造謠破壞。有些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對單干農民進行串連破壞活動。有些富農則裝窮叫苦，用哭、賴、騙的手法暗中進行疏散財物，等等。

面對着這些情況，是要回避問題，掩蓋矛盾，而糾纏于具體問題的處理上，還是揭露問題，開展論戰，進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呢？廉州公社黨委選擇了后一種做法，決定以人

民公社为綱，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教育运动。这样，干部群众共产主义思想提高了，有关建公社的各项具体政策問題也就随着迎刃而解。

認清形势，克服右傾保守

在这个共产主义教育运动中，首先针对各种右傾保守思想开展論战。題目是：“高級社好，还是人民公社好？并大社好，还是小社好？”“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好，还是各阶层单独干好？”“搞共产主义快好还是慢好？”

辯論結果，共總結出了并大社、轉公社能够解决原来高級合作社不能解决的六大矛盾：一、經濟作物与粮产地区、稻谷产地与杂粮产地之間的矛盾。这个公社原南江、西江、东江等社本是最适宜种植甘蔗、黃麻、蚕桑等經濟作物的，但过去因粮食問題未解决，不得不规划一部分土地种植粮食作物，由于水、土不宜，結果产量很低，影响了最大限度地發揮土地潜力。二、开发山区与劳动力調配的矛盾。原清江、中站、大嶺一帶是山区，矿藏非常丰富，但缺乏劳动力，平原地区和墟鎮有劳动力，但又不同一个經濟單位。三、城乡之間产、供、銷的矛盾。这个公社处在附城地区，这問題就显得更为突出。如农业社种出来的蔬菜，在淡季时候，城里小商贩要压价收买，农民对此意见很大，有时为了不亏本，乡里派人在市场摆摊自銷，又花費了不少劳动力。而到旺季时候，一些农业社往往也要抬价給予“报答”；城里人吃貴菜也有很多意见，现在小商贩和手工业都参加了公社，問題就都解决了。四、全面发展生产与結合地帶落后面貌的矛盾。过去小社与小社之間結合地帶的生产，由于土地零碎，远离村庄，土地分屬不同的經濟單位，领导与指揮不統一，

因此往往是最落后的地方。五、干部力量分散，实现又紅又專也有困难。六、原有合作社规模小，积累少，对兴办各项农田基本建設、工业基本建設，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发展文化、公共福利事业都有困难，等等。

建立人民公社后，由于公社人多，规模大，积累多，实行生产专业化，劳动組織軍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几項矛盾就可以得到解决。在廉州公社建立后將近一个月的短短時間內，实践已經証明了：人民公社比合作社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和更旺盛的生命力。首先，人民公社的建立，有力的推动了当前的生产大跃进。公社宣布成立后，乾江生产区共二千四百戶，第二天一个晚上即拆去旧灶一千四百八十五个、旧屋一百二十間作肥料，一天一晚完成晚稻施肥七千四百八十亩，平均每人二亩，比过去劳动效率提高了几倍。公社建立后，城乡之間、原小社与小社之間劳动力的統一調配，进行共产主义协作的精神，都得到了更大的发扬了。8月11日，县內发生了台风暴雨，原廉东七一社的龍門江水庫非常危急，公社立即动員了五千多人进行搶救，前往搶救的人自帶家里的麻包、木板、稻草，苦战到半夜，終于把危急中的水庫挽救过来。事后七一社的群众說：“要不是建了公社，有那么多人搶救，水庫一定完蛋了。”在劳动力的統一調配上，城鎮內及几个小墟鎮可以解放出四千多人投入工业。在城乡关系、城市支援农业生产、农村大办工业上也已經有了好的表现。为了消灭三类禾，廉州鎮內各行业和居民送肥下乡，仅化肥、土化肥即达三万多斤，墟鎮上居民的人粪尿也无代价地送給农业社。最近生产检查中发现原南江社禾苗很坏，立即动員了五百个居民前往突击搶救，充分显示了在公社的大家庭內共产主义协作的风格。工业生产

在这短短的时间內，已經建成煉鉄土高爐十九个，并已有二个冶煉成功，流出了鉄水。水泥厂也已建造成功投入了生产，其他还有新建的煉油厂、肥料厂等。到年底工业生产上的收入將达二百万元，平均每戶一百元。大搞滾珠軸承、实现运轉工具半机械化的运动已經蓬勃开展，到9月25日止全公社已完成五万九千多套，不仅完全能够滿足本社需要（所需一万五千至二万套就够），而且能够大力支援兄弟社。在社会福利事业上，幼兒園已在各生产区、队建立，一間有八十間房的幸福院也已經完成。在文化教育事业上，仅乾江生产区就新办了中学校二間，目前这个生产区平均每十五人中就有中学生一名。这些都是目前的现实。如果从公社三至五年的规划和明年的规划来看，就更能看到人民公社具有着无限旺盛的生命力。

通过人民公社优越性的教育，就能够有力的克服了对人民公社化高潮中的各种右傾保守思想。

大破本位主义

对那些富裕單位所反映出来的“吃亏”論調，廉州公社辯論了三个問題：“富从何来？”“富裕社并大社轉公社是否吃亏？”“富不帶穷，强不帶弱，先进不帶落后，能否实现共产主义？”原廉南一社目前是全公社最富裕的一个單位，在討論这些問題时，通过回忆对比，查出形成今天的富裕原因：除了自己辛勤努力之外，还由于：一、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合作化道路的结果。这个社合作化前稻谷产量很低，平均每亩年产仅为二百多斤，合作化后兴修了水利，并大力进行了改良土壤，粮食和总收入連年都得到了增加，高級合作化后第二年，社員的生活水平即从解放前一般每人平均每

年收入三十五元左右提高到八十元左右，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但如果沒有党的领导，沒有合作化道路，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二、国家的大力扶助。仅从1956年即建高級社后到现在，国家貸放的生产費用就达三万四千多元，还不包括修水庫用的基建貸款。在国家的扶助下，生产上缺种缺肥缺工具等困难都得到了及时的解决，沒有这些，要搞好生产也是不可能的。三、共产主义的大协作。單以肥料和劳动力支援來說，就非常明显。廉州鎮內机关学校居民大部分的人畜肥料，都長期供給这个社，这不能不說是一个优越的条件。在春耕，特別是今年晚造插秧中，城鎮居民一千多人义务劳动支援了該社，这样才能使生产赶上季节。离开这几个基本的条件，要取得目前的富裕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只是看到目前本單位公共积累較多，生活水平較高而沒有看到富裕的来由，那是一种忘本的思想表现。同时，从目前生产条件看，那也是各有所長，各有所短的。这个社不过是稻谷生产較稳定，粮食較充足，但經濟作物少，工业少，副业門路也少；而其他社粮食虽少一些，但发展多种經營，发展工业的潜力都很大，穷中有富，富中有穷，穷富都不是絕对的。如果从三、五年公社生产发展前途看，那么现在的富也只是小巫见大巫罢了。因此，是談不到什么“吃亏”的。这样就愈辯愈深刻，思想也就愈辯愈亮堂。

对那些存在着依賴和“揩油”的思想，也要进行批判。东江、西江、南江等社在解决这一思想时討論了两个問題：“搞共产主义，想分得多而劳动得少对不对？”“人人都想揩油，占別人的便宜，能否实现共产主义？”东江社的干部在經過分析討論后，認識了“揩油”的思想實質上是想不劳而获或是想劳动得少而要分得多的思想。一个干部說：“这

样不是变成地主了吗？地主就是不劳而食的人。”“如果个个都想占别人的便宜，那就不是搞共产主义而是搞资本主义。”当晚批判了这种“揩油”思想后，干部都认为搞公社更需要自力更生，当即算了晚稻生产的大账，如果目前不奋战加劲干，每亩平均五百斤也有困难，全社晚稻每人平均有一亩多些，每人平均不到一千斤粮食。会上决定迅即行动，猛施肥料，一定过好保穗攻粒关，散会后已是半夜三点多钟，各队仍连夜召开了社员会布置工作，第二天拆屋施肥的行动就在全社开展起来了。

某些上中农对办人民公社所反映出来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要尖锐的揭发和批判，这是关系到进一步组织起来，最后消灭私有制残余的一场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提出辩论的题目是：“搞共产主义，一贫一富成不成？”“上中农参加了公社到底失掉了什么？又得到什么？”等等。原甬口、东江、西江等社在辩论这些问题时，指出了有些上中农对办人民公社存有三种不满：一对不能搞自发不满，甬口社上中农唐温生过去土地最多，生活也最富裕，入高级社后不出社工，专在自留地上经营经济作物，在社内搞“自发”。他说：“初级社有土地报酬，高级社还有自留地，人民公社什么也没有了。”对建公社后取消自留地而他将不能再搞自发不满。二对生产资料无代价归公不满，上中农庞之贵、罗满豪在宣传贯彻人民公社各项经济政策的处理后，说：“点火难明前后事，有钱难买早知明”，“早知我卖光吃光就好了”。他们对用共产主义精神来对待各项经济问题表示不满。三对共同富裕不满，有些劳动力强、生产技术较高的上中农表现得更突出，他们不赞成供给制，说“这样还有谁肯卖力做工？”这些实质上就是对消灭剥削共同富裕道路的不

滿。這就是富裕中農的思想本質，而這與共產主義思想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結合公社三、五年生產和生活水平發展規劃進行共產主義前景和幸福的宣傳教育，指出所有社員（包括上中農）將在公社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提高生活水平，廉州公社計劃明年實行糧食供給制，今冬後即開始實行勞動報酬上的工資制，三、五年內生產將比現在增長十多倍，生活水平不僅超過了富裕中農，而且將趕上與超過地主富農的水平。上中農入公社後，只是丟掉了他們資本主義思想和行為，所得到的將是共同幸福的生活。

經過這些問題的辯論並對敵人的破壞活動給以堅決反擊之後，大大提高了貧農、下中農基本群眾的階級覺悟和共產主義思想覺悟，對上中農也是一個教育。許多上中農轉變了態度積極擁護人民公社，甬口社上中農周均耀，最初對生產資料處理表示不滿，經進行辯論後，通了，還把家藏的七百斤銅仙拿出作投資。由於群眾思想覺悟的提高，他們就以實際行動來迎接公社的建立。群眾紛紛將家存的糧食和死寶投資公社，乾江生產區何十嬭為了預防飢荒，家裏有四百五十斤薯粉已存儲十二年，現在也拿出來了。原廉南一社在辯論以後，兩天內群眾拿出糧食二萬多斤，城鎮上僅工商界也拿出各種物資共值三萬多元，投資入社。

（原載1958年10月9日“南方日報”）

思想插紅旗 駁倒“吃虧”論

——記西郊、諸翟等蔬菜鄉幹部大會的
大鳴大放大爭大辯

林放 趙雨 林欣
顧克 文卿

9月23日到26日，上海縣委召開了西郊、諸翟、華漕、寶北和紀王五個鄉的幹部大會。

會上，上海縣委書記徐田村同志作了關於大辦人民公社的報告。報告中着重談到人民公社的優越性，聯繫本地情況，對於中共中央“關於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作了傳達和解釋，並且具體地提出了合併這五個鄉的四十二個農業合作社，成立一個人民公社的建議。

談起公社眉飛色舞 要辦公社却有矛盾

接着，幹部們歡欣鼓舞地討論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問題。許多幹部以迫不及待的心情表示：“現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辦人民公社，也不是什麼時候辦公社的問題，而是要趕快辦，立刻辦！”有的幹部埋怨說：“早就聽說要辦公社了，可是領導遲遲不動手，只听樓梯响，不見人下來，真正急煞人。”就在這種歡欣鼓舞的情緒中，各鄉幹部一邊討論，一邊貼大字報表達心願。24日一天里就出現了二千多張大字報；各組的討論，形成了一股立即建立人民公社的熱潮。

總之，說起辦公社來的時候，人們是眉飛色舞，熱烈擁

护的。但是当討論跟着轉入怎样办人民公社的时候，却发生新的矛盾。

矛盾的一方，是絕大多數的人，热情地拥护五乡合并办公社的方案，而另一面，却有若干收入較高的社的某些干部，例如蔬菜区的某些干部，表示不愿意同那些棉粮区合并，富社的某些干部不愿意同那些較穷的社合并，先进社的某些干部不愿意同“落后社”合并。

这就是說，在討論当中，除了共产主义的主流之外，也出现了一条本位主义的支流。这些人，患得患失，斤斤計較，爱算个人的細賬，在銅鈿眼里兜圈子。算来算去，他們說：公社“好”是“好”，但是“我們吃亏了”。“划不来，犯不着，我們不干”。

要共产主义呢，还是要本位主义呢？这是摆在五个乡的干部們面前的尖銳的問題。如何解决这个問題，是摆在领导面前的重大任务。

客观的形势非常清楚：虽然經过了整风，但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共产主义与本位主义的斗争仍未熄灭。在大办人民公社中，这种斗争便具体地表现出来了。于是一场通过大鳴大放、大爭大辯的方式而进行的共产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惡战就此展开了。

本位主义爱算小賬 斤斤計較乱喊“吃亏”

本位主义的表现是形形色色的，一个总的特点，是嫌貧爱富，富不帶穷，强不帶弱，鈔票第一，眼前利益第一。

宝北乡虹光社有个干部說：“我們心里是向南，并到七一公社去，嘴上講的是向北。”南，指的是每一劳动日收二元多的虹桥乡；北，指的是收入較差的諸翟乡。

在同一乡里，也有这个社不愿同那个社合并的。諸翟乡的前进社有人表示不愿同該乡的光明社合并，提到光明社，給以輕蔑的一句：“爛光明。”

有人建議：五个乡合并一个公社，可以不要紀王乡，而把較富的蔬菜区虹桥乡划进来——打便宜算盤。

西郊乡馬桥社有人很露骨地提出这样的意見：蔬菜区收入高，棉稻区收入低，“因此，將來評定工資，蔬菜区應該有保留工資”。

有的干部愛算細賬，強調自己社里基本建設投資大，合并了，“太吃亏哩”，“怎么办？”

西郊乡的天山社是个蔬菜社，收入較多，去年一个劳动日分到二元多。这个社里的“吃亏”思想特別濃厚。这个社的領導干部陆松涛提出了这样的論点：“蔬菜区收入高，棉粮区收入低，办了公社，菜区和棉粮区分配一律，我們菜区收入一定降低。”他并且說：“有些社員听說办公社，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生产也沒有劲了，担心收入降低。”

形形色色的本位主义，大体上就是这样。人們从这些言論中，嗅得到一股強烈的銅臭气味。

大爭辯反駁“吃亏”論 講道理教育忘本人

“吃亏”思想暴露的越具体，鳴放辯論也越深入，各个小組里，都圍繞着“吃亏”論进行通宵的激辯。人們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用回忆过去，看看现在，展望將來，算經濟賬，算政治賬……等等方式来駁斥“吃亏”論。

人們首先指出，这些“吃亏”論者的头一个錯誤是忘本。有张大字报說：你們蔬菜区收入高，难道完全是你們自己的功劳嗎？沒有党領導农民翻身，哪来的土地？沒有党領